

印象乡村

□ 蒋春光

总会有一个春天,沉睡的乡村在明媚的阳光下睁开眼睛,露珠在秧苗上闪光,百鸟在树林

里歌唱,农民有一副青春的面孔,土狗对人大声说:汪,汪,汪!

如果一个人,想体验什么是衰弱和苍老,可以选一个阴沉的冬天,去现在的乡村,看看那里的土地。

只有走进乡村,你才能看到土地的真实容颜。

1 乡村的土地是真正的土地。那种能够生长庄稼、树、竹子以及形形色色的昆虫,有清冽的河流和雨水涵养,气孔密布,充满腐殖质气味,捏在手里非常柔软,有生命会呼吸的土地,除了乡村,你还能在其他地方看到吗?

庄稼是乡村土地最好的风景。哪怕在最萧条的冬季,也有耐寒的蔬菜、麦苗、豆秧在生长。那种几何图案一样的绿色方阵,漫山遍野,把冬天的萧条逼得远远的。在这些绿色方阵之间,是大片大片镜子一样的水田,经过一个冬季的浸泡,水田里的泥变得又黑又亮,来年一开春,就可以犁过插秧了。

村庄点缀在田土之间。有院子,也有单家独户。村庄有些破旧,但这种破旧有迹可寻,你可以从某户人家斑驳的土墙上,发现这户人家温暖的生活史。一个绵延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村庄,每一粒尘土都是有故事的。家禽和牲畜,是村庄必不可少的成员。它们跟人类一起,在这里繁衍生息,一代又一代。鸡鸣犬吠,与吹过竹林的风应声和鸣,制造出乡村美妙的音乐。炊烟,乡村诗歌的牵引物,是从田园归来的农民最喜欢看到的。青壮年们在地里忙碌,庄稼经过他们的手,变成艳丽的大地之毯。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,在乡村清晨的大雾里若隐若现,成为多年以后,曾经的乡村少年思乡的最为亲切的梦境。

一直以来,我们对乡村的印象就是这样。

2 首先是那条干涸的河流,毁了我们对于乡村的印象。

现在,很多乡村的河流,都已经,或即将干涸。

那个乡村少年的欢乐之所,清澈见底,涟漪无边,鱼群和螃蟹出没,岸边有青青水草,上空有翠鸟和蜻蜓飞翔和悬停,滋养了乡村大地的河流,现在是一条臭水沟。连孩子也一步可跨。那股来路不明的恶臭,从面目不清的黑汤里散发出来,蚊子都避而远之。河上的石拱桥,久无水渍,一片青苔都看不见。桥面是多年前大水漫过留下的黄土,上面有几个模糊而孤独脚印。石头缝里长着几棵野草,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

桥之外,那些曾经非常漂亮的庄稼地,现在只是一片一片的乱土。农民们精心修饰的田垄,几十辈人在大地上画下的赏心悦目的格子,消失了。梦境一样的弯弯曲曲的小路,也消失了。土地失去了形状,更失去了色彩绚烂的内容。枯草遍地倒伏,像大地衰老的白发。



只有很少的一点菜地,表明还有人在这里生存。这些菜地种得十分潦草,既不青葱,又不茁壮。看得出种菜人要么是心不在焉,要么是力不从心。这一点枯草之中的绿色,与其说是土地对传统农业的苦苦挽留,毋宁说是对人类逃离的最后抵抗。

老屋倾圮,连同老屋里的故事。青瓦、土墙、木头柱子,灶台,全坍塌在一起。院子早就消失了。院子中央的石板晒坝,堆着多年以前的垃圾:塑料纸,破布片,烂箩筐,胶鞋底……竹林还在,笋壳腐烂,满地黄叶。家禽牲畜几乎绝迹,四野静得可怕。很少的几只土狗,也被套上了链子,拴在屋旁。它们对过往行人,已经失去了吠叫的兴趣,眼睛都懒得睁开。它们一定十分怀念在田坎上自由奔跑的岁月。

3 留守是乡村老人的宿命。也是乡村妇女儿童儿童的宿命。乡村好像一个大本营,青壮年们从这里出发远征,留下了行动不便的老弱妇孺。在此之前,这个大本营为城市提供粮食,现在,则为城市提供鲜活的生命。在中国大地上汹涌的民工潮,是乡村最为宝贵的血液。这些血液,通过省道、国道、高速公路等粗大的管道,从乡村的肌体急速地、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庞大的身躯,城市光亮了,珠圆玉润。乡村失血了,无比苍老。

乡村的付出是如此彻底,但没有人为她掉过一次眼泪,或者心怀感激。

农民工们,离开乡村来到城市,并非欣欣然。他们内心充满了惶恐。陌生的环境,艰苦的工作,粗糙的饮食和恶劣的住宿,并不是他们想要的。可他们忍了。田野带给他们厚实的秉性。他们被动来到这里,只为有比田野更好的收入。确实,收入多一点。那十几二十张红票子拿在手里,哗哗地响。但这个声音,就一定比粮食流进粮仓的声音动听吗?父亲母亲,老了,在家里留守;老婆孩子,弱了,也在家留守。他们在看管失血的乡村,那个生他养他的大本营。对亲人的想念,时时像粗砺的锉刀,锉着他们年轻的心。

苍老的父亲在地里孤独劳作的身影,是中国乡村最令人痛心的一幕。稀疏的白发,佝偻的腰,黝黑的静脉曲张的腿,没有任何表情的皱纹密布的面孔——乡村最后的留守者在地里缓慢地移动着,周围是静默的天空和大地。庄稼从父亲的身后生长起来,在漫天荒草中,那一小块庄稼,就像一个打在大地上的补丁。老人无奈地看着这个补丁,用一阵剧烈的咳嗽来掩饰自己的失望。

母亲操持着家里的一切。她努力想让家保持原来的样子:喂一头猪,养几只鸡鸭,甚至拥有一头牛。但她实在是太老了,累不动了。先是减掉牛,后来又减掉猪,连狗都减掉了,鸡鸭是万不能减的,有孙子呢。他们总要吃点蛋吧?看着在屋前玩耍的孙子,她想起儿子来了,他小时候的样子,与现在的孙子多么相像。儿子在远方过得怎样呢?干的活儿有危险吗?会不会受人欺负?想到这里,她就会丢掉手里的活儿,坐在门槛上发起呆来,有时还会无端地流出眼泪。

4 沿着灰白的水泥公路,可以乘车回到故乡。房子都是新修的,一楼一底,贴着亮闪闪的瓷片,沿公路两旁随意排开。这些新房,来自于打工者的汗水和血。相较于旧时的老屋,这些新房更宽敞,也更冷清。

现在的乡村,一年之中,只有春节的人气足。但这种人气和土地无关。远走他乡的人们,千辛万苦回到自己的故乡,并不亲近土地。在远方强烈思念着的亲人和土地,一旦重逢,也就无足轻重了。他们更喜欢打麻将。家家门前一张麻将桌,桌前人气喧嚷,通宵达旦。这种来自城市的娱乐,是他们收获的副产品。平时没得玩,现在,难得的假期来了。这一百零八块冷冰冰的小塑料砖,明显比那些养育了自己,充满童年美好回忆,如今又被抛弃的大地母亲,更有吸引力。他们甚至都来不及好好看她一眼,也不会想到重走儿时的小路。土地一如既往地荒凉沉默,一副决绝的样子。天空是冬季特有的阴沉,厚厚的云层,铁盔一样倒扣在大地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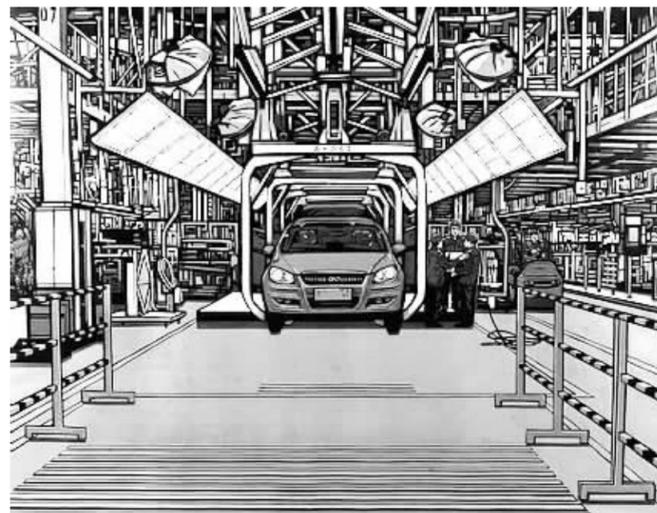
有孩子在玩耍,居然说普通话。是打工的父母们带回老家过年的,年一过完,就要回到打工的城市。这些户口还在村里的孩子,和乡村唯一的联系,就是春节的这一次返乡。爷爷奶奶很苍老了,他们脸上的皱纹与手上的厚茧,身上破旧的衣服和浓重的汗味,让孙子们觉得十分陌生。他们甚至听不懂老人们说的话,更吃不惯没有可乐相伴的饮食。乡村带给他们的新鲜感,不到两天就会消失殆尽。他们急切地盼望着尽快回到城市,回到那有公园和高楼的地方。

一些新房的屋顶,从不曾升起炊烟,但到了饭点,仍有饭菜端上来。桌上摆的,多是在外面买回的冷菜熟食。平时屋里没人居住,锅碗瓢盆都不齐。传统中过年必不可少的腊肉、香肠,以及热腾腾的萝卜汤,在餐桌上全无踪影。

崭新的房屋与荒芜的土地,是一个奇特的对比。只有冷清是一致的。春节一过,很多新房的门就要关上了。等到来年春节,才会重新开启。土地长满荒草,房屋布满灰尘。同为弃物,冷清的房屋与冷清的土地,仍然界限分明。它们的质地实在相差太远。历史也不可同日而语。土地虽然冷清,仍有起码的尊严。万物都是她的孩子。不长庄稼,就长其他植物:野草,荆棘,杂木,数不清的花朵。而新修的房屋呢,没有人居住,就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历史,没有回忆,空空如也。

乡村是生命的源头。现在这个源头正被抛弃。一年又一年,人们持续不断地逃离乡村,就像蚕蛹逃离保护它们的茧壳。蛹出了,壳空了。土地离我们越来越远,越来越远。

但是我不相信。我不相信广袤的乡村大地,从此只长荒草不长庄稼,河道只有臭水而无清流。我不相信屋子会一直空,道路会一直静。总会有一个春天,沉睡的乡村在明媚的阳光下睁开眼睛,露珠在秧苗上闪光,百鸟在树林里歌唱,农民有一副青春的面孔,土狗对人大声说:汪,汪,汪!



版画 腾飞“东方之子”——奇瑞汽车组画之二

童兆源

(选自“第十届中国艺术节·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”)

醉美最潮城

□ 沐墨

飞抵潮城,乍雨乍晴,望江上帆影穿梭,山上楼阁迷蒙,柔媚万端。迎面一座石桥,名曰:湘子。断江而立,朴拙砥砺,被浸泡的风烟四起的往事,见证太平盛世的熙熙攘攘,静立了乱世的风气凄冷,千年来巍然不倒。缓步其上,聆听湘桥春涨,心颤巍巍地跳跃,清喜自在。举目,向城中迈开大步。

这潮城的名字,也是有来由,因地临南海,有木水往复之意,命名潮州。“此心曾有木兰舟,直到天南潮水头”恰也是因为贾岛《寄韩潮州愈》的诗,那一句不同寻常的交契,道尽万千不舍依依,令我沉醉神往。

曾与流放、苦戍、灭亡为伍,“峰悬谿路残云断,海浸城根老树秋”的边陲重镇,而今日风姿绰约地屹立于韩水码头,指引着我在历史的河岸看江山更迭,载舟覆舟。

远远看去,新房旧舍,勾连一片,深翠浅黛,交融和合。一江烟雨穿城而过,不经意间,就扰乱了三月芳菲,洒落一帘温柔。潮城临河主街并不宽阔,拼接有序的青石板路,依然静寂无声地横亘在这条老街之上,凹凸的身躯承载了老街百年,市集的喧闹、车轮的倾轧,以及路过的和相守的人们。将无声的印记烙在它的脊梁之上,成为无法抹去的记忆。

石板小径的两侧,林立着大大小小的铺子:旅店、商店和饭店特色商品、风味小吃,所有景象似乎都在现代附庸的灵光中闪烁不息。虽然这曾经的通衢之肆只是历史的残留,但是透过它的身影,依然能看见边城风云际会的浑雄和雕栏鞍马的感动。

我似乎已淡化在潮城古色古香的房舍和屏立四围的美山秀水里了,如同一首小令,你在上阙,我在下阙,承转契合温柔丛生。在那具有黄昏质地的潮声中,尘世兀自喧嚣的繁华逐渐隐去,凤凰洲这一隅的沉静,没有虚饰,有些灵魂的相遇,温暖明净。清水如豆,在黑夜里,沉淀成一壶醇酒。星辉渐次,人在夜幕中隐现,最终选择在江边吊脚楼上过宵夜,轩窗面水,把酒临风,欣赏桨声灯影里的韩江。涛声依旧,世界小得只剩下这杯酒,那通体透明的液体,灿黄得耀眼,清爽入喉,酒香漫过天涯,舌尖是麦芽味道的痴缠,澄澈成无语之境。勾兑一壶月色,仰首饮尽,我与此刻的潮城格在暗夜。

对坐天将暮,水味似深山。回头去看那醉笑里的微醺,把盏轻扬的姿态,初次领悟了潮城潮人的旷达与洒脱。岸边,好客的潮城人似乎踏着铿锵的鼓声,似乎吟着欢乐的歌谣。回头去看那醉笑里的微醺,是直抵内心的依恋与温情。

茶曰功夫出潮汕,香浓五内醉终宵。酒醒的早晨,漱洗完毕,沏上一杯凤凰茶,轻轻啜上一口,推窗望去,岭南水乡特色的麻石板街巷与韩江水交相辉映。昨夜歌声似未散,游丝般传来,在江风吹拂中听闻有些含混。重复几遍,才听明白歌谣最后的一句:“冷水泡茶慢慢浓。”一盅工夫茶,喝到

嘴里,只不过一小口,可它所盛放的学问却无穷无尽。不是夸大其词,如果没有潮汕的功夫茶,相信陆羽的《茶经》也定会黯然失色。也有人说,潮城若没有李嘉诚,光靠茶的功夫,估计也红火不起来。比潮城更潮的城市还有很多,但这座城在经济发展的巨浪中,不仅保持了昔日的古典风貌,更变成了不落俗套的旅游景观,而功夫茶这种文化符号,在后来无疑成了一种无形的艺术,也是潮汕人的象征,更是一种无言的德行,同时也是潮汕人团结的桥梁。

城市扩张迅猛,很多城中村被高楼大厦包围,惟独龙湖寨还保持着原生态,那些熠熠生辉的文化遗存,如天空中明亮的星星,闪耀,闪耀,光辉不灭。所见书斋门第,有和历史一样的沉重呼吸,浓浓书香再现古寨繁华。

闲闲而寂寂地穿行,龙湖南北门,姚探花府、方伯第、太卿第,夏雨来居、龙湖书院渐次映入眼帘,百年人间烟火熏烤的院落与宅地,没有一丝的做作和半点的遮蔽。静观,凝思,在远山近水的光线里,淡嗅散发的雾霭,天井洒落的阳光,都给人以恍若隔世的美。有志称,家蓄金山者,必构书斋,雕梁画栋,缀以池台竹树。自宋代时起,龙湖有钱人家就在自己的宅地设立书斋,聘请学富五斗的先生教授自家子弟。直至明清全盛时期,龙湖全寨书斋已有30余处,这些书斋多以姓氏郡望命名,均配以门联或名人撰写的诗词雕刻。值得一提的是,注重文化教育的龙湖,在精心营造读书氛围的心理条件下,建筑符号的处理一反传统样式,形成鲜明的个性。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府、婆祠大门,长宽比例极为张扬。天后宫的门神绘着二位端庄肃穆、和蔼慈祥的女性,而非将军形象。在中原地区,潮州龙湖应为孤例。另辟蹊径的形式创作,往往能使人产生新的美感,与今日的“时尚”观念异曲同工。

三间五架,朱门锡环,年久而剥落的青墙黛瓦,昭示着寨子的古老和深厚,干裂而褪色的木雕记录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。老宅房檐下,不时会见到珠女绣楼情景。进驻寨子的艺术家们,或买或租下老房子,尽可能保持原貌地改造成茶室、小酒吧、咖啡屋、书屋、小展厅或工作室,时尚的、先锋的、现代的生活悄悄融入村寨,体现了传统文化流动的个性美。

徜徉在华枝满树的三月潮城,依稀回响着那茶三酒四相约的夜晚,一酌酌“潮气”的清香带着从韩江里打捞的水珠,带着潮人婉转的笑声,光色洒然,默然吟咏,一如那时岁月。痴痴地,片刻凝望,如果生命真有这黑与白的单纯,我们还会不会对繁华绮梦有着向往?雨后的深巷,在那清脆的卖花声里,我听闻,相约绽放的潮城之春,已然完整地融入那韩江之心,汇入时代的大海。

随笔记